

叶

武

林

作

人

插

品

精

图

周

作

人

作

品

精

编

周

作

人

作

品

精

编

周

作

人

作

品

精

编

周

作

人

作

品

精

编

周

作

人

作

品

精

编



周作人

作品精编

漓江出版社
LIJIANG PUBLISHING HOUSE

周

作

人

作

品

精

编

周

作

人

作

品

精

编

周

作

人

作

品

精

编

周

作

人

作

品

精

编

周

作

人

作

品

精

编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7436390

I266

Z817

周作人作品精编

●本社 编 叶武林 插图●



漓江出版社

· 74363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作人作品精编/周作人著;本社编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04. 1

ISBN 7-5407-3073-0

I. 周... II. 周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9032 号

周作人作品精编

作者◎周作人

编者◎本社

插图◎叶武林

责任编辑◎陆汉波

封面设计◎石绍康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 邮编◎541002

电话◎(0773)2821573 2863956(营销部) 2865335(邮购)

传真◎(0773)2821268 2802018

E-mail: ljcs@public.gippt.gx.cn
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印制◎桂林中核印刷厂

开本◎850×1168 1/32

字数◎480 千字

印张◎19.5

版次◎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◎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◎1—8000 册

书号◎ISBN 7-5407-3073-0/I·1864

定价◎32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

周作人在日本东京(28岁)。



周作人在北京(78岁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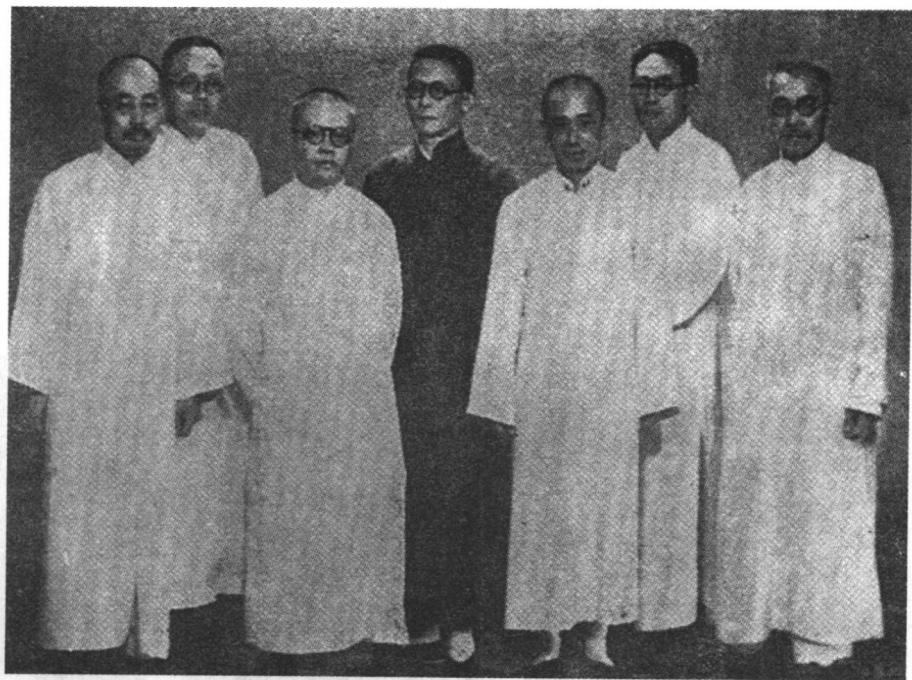
QAP93/01



1937 年元旦，周作人于客厅门前。



1922年5月23日，周作人（前排左三）与鲁迅（前排右三）、爱·罗先珂（前排右四）在北京世界语学会合影。



1936年9月周作人与北大部分教授合影。左起：周作人 马裕藻
钱玄同 沈士远 朱遇先 沈兼士 许寿裳



苦雨斋合影。

前排左起：沈士远 刘半农 马幻渔 徐祖正 钱玄同

后排左起：周作人 沈尹默 沈兼士 苏民生

聚仁兄：

好久没有通信，未知写作如何，盼以为念。顷承绝云字示理冠罗戟刚旧一文，称云其致旺盛，之草七便，聊以为慰，便中乞将近作杂文，裁示一二，以开眼界，七所企望，为近来看旧书，耳目是成摩挲上。又在论晋书群行，良非易，但其角气亦未可及，见湖中时书，反其一例，字中已入状，但天气反不越，为成手书，天有阵雨，此诗

白书

七月十九日

周作人书



偶作打油詩二首

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樹頭終日聽談
鬼窟下通年學坐飽老玄毫端玩骨量閒未隨分種
胡麻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喫苦茶

半是儒家半釋家
光頭更不著袈裟
中年意趣微宵前
岫外道生渥洞裏蛇
花葉低頭咬大蒜
赤坊拍桌信
芝麻餠說鬼尋常事
祇欠工夫啜清茶

語堂道人嘲改

苦茶庵



周作人五十自寿诗手迹。

小河

有人問我這詩是什麼體，我道：自己已面答不盡。法國波特萊爾（Baudelaire）之提倡近來的散文詩，是亦互相像，不過那是用散文格式，現在却行一行的分勢。這詩附於大略模仿歐洲的俗歌（Ballad），但俗歌抑韻有主重，現在却無韻，或者這詩是不律詩，也未可知也。這詩沒有什麼關係。
保八年一月廿四日

一條小河，平靜的向前流，紡

綫過的地方，兩邊都是烏黑的水，

生滿了紅的花，綠的葉，黃的果實。

一個農夫背著鋤頭，在小河中，向菜園（一）直走。

下流了，上流被堤壩攔住，不得下流。

不能前進，便退，水只在堤前亂轉。

水要保他生命，在堤前亂動，便在堤前亂轉。

堤下的土，漸漸淘去，成了一條深溝。

水也不在這溝，便只是亂流動，

想向從前（二）平靜的向前流。

周作人現代詩《小河》手迹。

妄评一二(节选)

郁达夫

在这一集里所选的，都是我所佩服的人，而他们的文字，当然又都是我所喜欢的文字，——不喜欢的就不选了——本来是可以不必再有所评述，来搅乱视听的，因为文字具在，读者读了自然会知道它们的好坏。但是向来的选家习惯，似乎都要有些眉批和脚注，才算称职，我在这里，也只能加上些蛇足，以符旧例。我不是批评家，所见所谈也许荒谬绝伦，读者若拿来作脚注看，或者还能识破愚者之一得！名曰妄评，实在不是自谦之语。

鲁迅，周作人在五十几年前，同生在浙江绍兴的一家破落的旧家，同是在穷苦里受了他们的私塾启蒙的教育。二十岁以前，同到南京去进水师学堂学习海军，后来同到日本去留学。到这里为止，两人的经历定全是相同的，而他们的文章倾向，却又何等的不同！

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，能以寸铁杀人，一刀见血。重要之点，抓住了之后，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——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，详细见《两地书》中批评景宋女士《驳覆校中当局》一文的语中——次要之点，或者也一样的重要，但不能使敌人致命之点，他是一概轻轻放过，由它去而不问的。与此相反，周作人的文体，又来得舒徐自在，信笔所至，初看似乎散漫支离，过于繁琐！但仔细一读，却觉得他的漫谈，句句含有分量，一篇之中，少一句就不对，一句之中，

易一字也不可，读完之后，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。当然这是指他从前的散文而说，近几年来，一变而为枯涩苍老，炉火纯青，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。

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，也各有不同的色彩；鲁迅的是辛辣干脆，全近讽刺，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，出诸反语。从前在《语丝》上登的有一篇周作人的《碰伤》，记得当时还有一位青年把它正看了，写了信去非难过。

其次是两人的思想了；他们因为所处的时代和所学的初基，都是一样，故而在思想的大体上根本上，原也有许多类似之点；不过后来的趋向，终因性格环境的不同，分作了两歧。

鲁迅在日本学的是医学，周作人在日本由海军而改习了外国语。他们的笃信科学，赞成进化论，热爱人类，有志改革社会，是弟兄一致的；而所主张的手段，却又各不相同。鲁迅是一味急进，宁为玉碎的，周作人则酷爱和平，想以人类爱来推进社会，用不流血的革命来实现他的理想（见《新村的理想与实际》等数篇）。

周作人头脑比鲁迅冷静，行动比鲁迅夷犹，遭了三一八的打击以后，他知道空喊革命，多负牺牲，是无益的，所以就走进了十字街头的塔，在那里放散红绿的灯光，悠闲地，但也不息地负起了他的使命；他以为思想上的改革，基本的工作当然还是要做的，红的绿的灯光的放送，便是给路人的指示；可是到了夜半清闲，行人稀少的当儿，自己赏玩赏玩这灯光的色彩，玄想玄想那天上的星辰，装聋做哑，喝一口苦茶以润润喉舌，倒也是于世无损，于己有益的玩意儿。这一种态度，废名说他有点像陶渊明。可是“陶潜诗喜说荆轲”，他在东篱下采菊的时候，当然也忘不了社会的大事，“少时壮且厉，抚剑独行游”的气概，还可以在他的作反语用的平淡中想见得到。

鲁迅的性喜疑人——这是他自己说的话——所看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，故而语多刻薄，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；这与其说

他的天性使然,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,因为他受青年受学者受社会的暗箭,实在受得太多了,伤弓之鸟惊曲木,岂不是当然的事情么?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,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,可是皮下一层,在那里潮涌发酵的,却正是一腔沸血,一股热情;这一种弦外之音,可以在他的小说,尤其是《两地书》里面,看得出来。我在前面说周作人比他冷静,这话由不十分深知鲁迅和周作人的人看来,或者要起疑问。但实际上鲁迅却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,只是勉强压住,不使透露出来而已;而周作人的理智的固守,对事物社会见解的明确,却是谁也知道的事情。

周作人的理智既经发达,又时时加以灌溉,所以便造成了他的博识;但他的态度却不是卖智与炫学的,谦虚和真诚的二重内美,终于使他的理智放了光,博识致了用。他口口声声在说自己是一个中庸的人,若把中庸当作智慧感情的平衡,立身处世的不苟来解,那或者还可以说得过去;若把中庸当作了普通的说法,以为他是一个善于迎合,庸庸碌碌的人,那我们可就受了他的骗了。

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,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,我平时的偏嗜,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。一经开选,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,东张西望,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;忍心割爱,痛加删削,结果还把他们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,从分量上说,他们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书的十分之六七。

(节选自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二集〉导言》,此文写于一九三五年四月)

自己的文章*

周作人

听说俗语里有一句话，人家的老婆与自己的文章总觉得是好的。既然是通行的俗语，那么一定有道理在里边，大家都已没有什么异议的了，不过在我看来却也不尽然的地方。关于第一点，我不曾有过经验，姑且不去讲她。文章呢，近四十年来古文白话胡乱地涂写了不少，自己觉得略有所知，可是我毫不感到天下文风全在绍兴而且本人就是城里第一。不，读文章不论选学桐城，稍稍辨别得一点好坏，写文章也微微懂得一点苦甘冷暖，结果只有“一丁点儿”的知，而知与信乃是不大合得来的，既知文章有好坏，便自然难信自己的都是好的了。

听人家称赞我的文章好，这当然是愉快的事，但是这愉快大抵也就等于看了主考官的批，是很荣幸的，然而未必切实。有人好意地说我的文章写得平淡，我听了很觉得喜欢但也很惶恐。平淡，这是我所最缺少的，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，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，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所最缺少而不能做到者也。现在写文章自然不能再讲什么义法格调，思想实在是很重要的，思想要充实已难。要表现得更好更大难了，我所有的只有焦躁，这说得好听一点是积极，但其不

*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《青年界》第十卷第三期，署名周作人，收《瓜豆集》。

能写成好文章来反正总是一样。民国十四年我在《雨天的书序二》中说：

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。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，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，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，不可勉强，象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，生在中国这个时代，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。

又云：

我很反对为道德的文学，但自己总做不出一篇为文章的文章，结果只编集了几卷说教集，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。

近日承一位日本友人寄给我一册小书，题曰《北京的茶食》，内凡有《上下身》，《死之默想》，《沉默》，《碰伤》等九篇小文，都是民十五左右所写的，译成流丽的日本文，固然很可欣幸，我重读一遍却又十分惭愧，那时所写真是太幼稚地兴奋了。过了十年，是民国二十四年了，我在《苦茶随笔》后记中说道：

我很惭愧老是那么热心，积极，又是在已经略略知道之后，——难道相信天下真有奇迹么？实实是大错而特错也。以后应当努力，用心写好文章，莫管人家鸟事，且谈草木虫鱼，要紧要紧。

这番叮嘱仍旧没有用处，那是很显然的。孔子曰，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。中国是我的本国，是我歌于斯哭于斯的地

方，可是眼见得那么不成样子，大事且莫谈，只一出去就看见女人的扎缚的小脚，又如此刻在写字耳边就满是后面人家所收广播的怪声的报告与旧戏，真不禁令人怒从心上起也。在这种情形里平淡的文情那里会出来，手底下永远是没有，只在心目中尚存在耳，所以我的说平淡乃是跛者之不忘履也，诸公同情遂以为真是能履，跛者固不敢承受，诸公殆亦难免有失眠之讥矣。

又或有人改换名目称之为闲适，意思是表示不赞成，其实在这里也是说得不对的。热心社会改革的朋友痛恨闲适，以为这是布尔乔亚的快乐，差不多就是饱暖懒惰而已。然而不然。闲适是一种很难得的态度，不问苦乐贫富都可以如此，可是又并不是容易学得会的。这可以分作两种。其一是小闲适，如俞理初在癸巳存稿卷十二关于闲适的文章里有云：

秦观词云，醉卧古藤阴下，了不知南北。王铎《默记》以其言如此，必不能至西方净土。其论甚可憎也。……………
盖流连光景，人情所不能无，其托言不知，意本深曲耳。

如农夫终日车水，忽驻足望西山，日落阴凉，河水变色，若欣然有会，亦是闲适，不必卧且醉也。其二可以说是大闲适罢。沈亦然著《寄傲轩读书续笔》卷四云：

宋明帝遣药酒赐王景文死，景文将饮酒，谓客曰，此酒不宜相劝。齐明帝遣赍鸩逼巴陵王子伦死，子伦将饮，顾使者曰，此酒非劝客之具，不可相奉。其言何婉而趣也。大都从容镇静之态平时尚可伪为，至临死关头不觉本性全露，若二人者可谓视死如甘寝矣。